

名家·名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全译本

[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Nikolai Alexeevich Ostrovsky 1904-1936)

周炳辰译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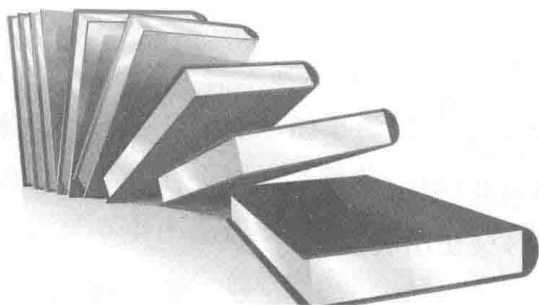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经典·名家·全译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周炳辰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周炳辰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72-3021-3

I. ①钢… II. ①尼…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2063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著 者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周炳辰
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
总 策 划 孙建军
选题策划 中易汇海
排版制作 文贤阁
封面设计 书虫儿 马婵月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48 千
书 号 ISBN 978-7-5472-3021-3
定 价 39.80 元

前 言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自这部小说问世以来，他就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起，成为了世界有志青年的朋友和楷模。

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某镇一个贫苦工人家的孩子，他父亲早逝，母亲在富人家做厨娘，哥哥阿尔焦姆是一名铁路工人。十二岁时，保尔被学校开除，不得不到车站食堂当杂役，此后，他饱尝了被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压迫的痛苦，并养成了不屈不挠的个性。“十月革命”爆发后，保尔通过哥哥认识了老布尔什维克战士朱赫来。朱赫来启发和培养了保尔的革命热情。后来保尔参加了红军。在一次激战中，保尔的头部受了重伤，他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但因身体状况不得不退出骑兵部队。之后，保尔又投入到了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中去。在铁路建设过程中，保尔和他的同志们不仅面临着秋雨、泥泞、大雪、冻土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面临武装匪徒的袭扰和疾病的威胁。由于种种伤病及忘我的工作 and 劳动，保尔的体质越来越差，最终丧失了工作能力。在疗养时，他认识了达雅并与之相爱。几年后，保尔完全瘫痪，继而双目失明，但坚强的革命信念使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尔开始了文学创作。最后，保尔以写作为武器，开始了新的生活。

小说的全部情节都围绕着保尔的成长来展开，结构紧凑自然。

作者通过描写保尔如何对待监狱、战争、工作、友谊、爱情、疾病、挫折以及怎样处理革命与个人、公与私、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了他的优秀品质，使这一钢铁战士的形象显得十分丰满、生动、光彩照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闪烁着崇高理想的光芒，洋溢着炽热的革命激情，作者赋予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的精神品质、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的生命毅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为他谱写了一首将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壮丽诗篇。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34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5
第六章	091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48
第九章	168
第十章	182
第十一章	205
第十二章	239
第十三章	281
第十四章	313
第十五章	334
第十六章	350
第十七章	373
第十八章	389

第一章

“过节以前哪几个学生去我家补考了？马上给我站起来！”

说话的是一个面容松弛，身材臃肿，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神父，他此时正威严地注视着班上的学生。

神父话音刚落，四名男生和两名女生不安地站了起来。

神父的两只小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好像要把这几个学生从头到脚看穿。六个学生都怯生生地看着他。

神父看了他们一会儿，冲两个女孩摆摆手说：“你们两个坐下吧。”

两个女孩如释重负般地赶紧坐下。

瓦西里神父转过头紧紧地盯着那四个男孩。

“到前面来，孩子们！”

四个男孩走到前面，由于恐惧，他们紧紧挨在一起。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把椅子推开，来到他们面前。

“你们告诉我，你们几个混蛋中谁会抽烟？”

四个学生都用微小的声音回答：“我们不会抽烟，神父。”

听到他们这么说，神父更愤怒了。

“卑鄙的家伙们，要是你们都不会抽烟，那我家的发面里怎么会有烟末？不敢承认，是吗？很好，那么就让我来亲自检查！现在都

把口袋翻过来，别磨磨蹭蹭的，听到了没？快把口袋翻过来！”神父怒吼道。

其中三个孩子开始掏口袋里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仔细细地把他们口袋检查了一遍，想看看有没有烟丝的碎屑，但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时他把目光转向第四个孩子。这个孩子眼睛乌黑，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衣，下身穿着一条破旧的蓝裤子，看上去一脸倔强。

“你怎么像根木头似的，我说让把口袋翻过来，你听不见吗？”神父恶狠狠地问。

这个孩子心里充满了怨恨，他死死地盯着神父，闷声回答：“我没有口袋。”然后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那个已经被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不知道干坏事的是谁，就不知道是谁糟蹋了我的发面吗？你以为这次你还能继续留在学校里吗？这次我决不会像上次那样饶恕你！上次要不是因为你妈妈苦苦哀求，我早把你赶出学校了，但这次可不行了。坏家伙，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神父恶狠狠地说完后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拉出了教室，并关上了门。此时，教室里安静极了，学生们都很害怕，一个个缩着脖子不敢抬头。大家都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了学校，除了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原来在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的那天，他们在厨房里等待神父的时候，谢廖沙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了神父家的发面里，那发面是准备过复活节用的。

保尔被神父赶出来后，就坐在门口最下面的台阶上发愁，他在想回到家该如何向母亲交代。母亲是个厨娘，在税务官家里工作，每天日夜操劳，为他操碎了心。想到这些，保尔伤心极了，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保尔心想：“神父太可恶了，现在我该怎么办？也怪我，为什么要那么冲动，为什么要把烟灰撒在发面里？这馊主意是谢廖沙出的，可是现在只有我被赶了出来。他说：‘来，咱们整整这个可恶的老人家，往他家的发面里撒上一把烟末。’于是我们就这么做了。谢廖沙

倒没事，我可说不定会被学校开除。”

保尔跟神父的梁子已经结下很长时间了，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有一次，保尔因为和同学打架被老师惩罚不准回家，但是老师又怕他在空教室里惹是生非，就把他领到高年级的教室，委托高年级老师看管他。保尔进去之后，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

那位高年级老师，体形偏瘦，穿着一件正式的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的知识，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一样。听了那个老师的讲述之后，保尔惊讶极了。他觉得很奇怪，差点站起来说：“老师，您讲得不对，《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保尔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怕挨骂。

保尔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在母亲的影响下，保尔从小就信仰基督教。母亲经常给他讲《圣经》上的内容：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保尔对这件事深信不疑。除此之外，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能倒背如流；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圣经课考试时神父总是给他满分。关于心中的疑问，他决定要向神父问清楚。在下次圣经课刚开始，甚至神父才刚刚坐定，保尔就马上举起了手。神父看到后问他有什么问题，他立刻站起来说：“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在课堂上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而《圣经》上明明写着地球只存在了五千年……”他还没说完，瓦西里神父就用尖厉的声音打断了他：“混账，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圣经课你都听什么了？我有这么讲过吗？”

保尔刚想为自己申辩，神父就走过来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一分钟后，被撞伤又饱受惊吓的保尔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回到家之后，保尔又挨了母亲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跑到学校，低声下气地请求瓦西里神父宽恕她的儿子，让他回到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保尔就对神父充满了怨恨，但同时他又十分惧怕神父。保尔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孩子，他无法接受任何人对他有哪怕一丁点儿的侮辱，所以神父无缘无故对他施暴就被他牢牢记在了心里。他把仇恨深埋于心，表面上却不动声

色，等待着复仇的那一天。

从那以后，保尔又多次被瓦西里神父凌辱，而且都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被赶出教室，到墙角罚站，这些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且，神父从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可怜的保尔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在神父家的厨房里，保尔抓住了复仇的机会，他将一把烟末撒到了神父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这件事虽然没有目击者站出来，可是神父还是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后，孩子们都跑出教室，围住了保尔。保尔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还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保尔。

校长的头突然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向窗外喊道：“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那低沉的声音突然传来，吓了保尔一跳。保尔惴惴不安地朝教员室走去。结果并没有什么意外，保尔被学校开除了。

母亲为保尔找了一份工作，地点是在车站食堂。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看起来面色无光、眼神呆滞。他看了保尔一眼，问道：“多少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赶忙回答。

“好，让他留下吧。这里的基本情况是每月八个卢布的工钱，当班的时候管饭，干一天一夜后，在家休息一天一夜。但有一点绝对要记住，千万别小偷小摸。”

“您放心吧，我保证他什么也不偷。”母亲解释道。

“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老板对保尔的母亲说，然后转向柜台对那个女招待吩咐道，“带他去洗刷间，叫弗洛夏给他安排工作。”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听到老板的吩咐后，马上停了下来，点头示意保尔过来。她带着保尔走过餐室，来到洗刷间的门前。母亲赶紧拉住保尔，嘱咐他说：“你要努力干活儿，不要再闯祸了。”她神

情忧郁，目送儿子进洗刷间之后才离开。

洗刷间里的活儿非常多。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高，几个女工肩头上披着毛巾，麻利地挨个儿擦洗着餐具。在她们中间有一个长着一头乱糟糟的红发的男孩，看起来比保尔大一点，他正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用于洗餐具的大锅里盛着开水，水蒸气四处弥漫。刚进来的保尔有点不适应，他什么都看不清，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

领着保尔进来的女招待吉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端着肩膀对她说：“弗洛夏，他是今天刚来的，你给他找个活儿干，今后他就由你管了。”

吉娜指着那个叫弗洛夏的女工对保尔说：“弗洛夏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要听她的话，明白了吗？”话刚说完，吉娜就转身飘回餐室去了。

保尔点了点头，等着弗洛夏发话。弗洛夏一面擦着额头上涔涔的汗水，一面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似乎在审核他，看他能做些什么。随后她卷了卷袖子，大声告诉保尔说：“小朋友，你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晨负责烧开这锅水，之后整整一天别让它缺了开水就行。当然，你得自己劈柴火。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归你管。如果活儿实在紧张的话，你也得帮忙擦擦刀叉、倒倒脏水。虽然不难做，但活儿也不算少，你一定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a”音总是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浓浓的亲切的乡音，再看到她那红彤彤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心里暗暗地高兴了起来。

保尔心想，这位大婶人很和气，便鼓起勇气说：“大婶，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话音刚落，洗刷间的女工们立刻哄堂大笑，将他之后要说的话淹没了。保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愣在了那里。

“哈哈！弗洛夏这回白白捡了个大侄子。”一个女工嘲笑地说。

“哈哈！”弗洛夏本人笑得比别人都厉害。

由于水蒸气模糊了视线，保尔不知道弗洛夏只有十八岁，保尔很尴尬，觉得已经不能再问弗洛夏，就转身问了身边的男孩同样的问题。

男孩见状，也嬉笑着回答：“你还是问大婶去吧，她会全部告诉你的，我只是临时在这儿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没了踪影。

一位很大年纪的女工看到保尔的窘态就让大家不要笑了，又递给保尔一条毛巾，并且指导保尔说：“用牙咬住这头，用手拉紧那头，拉紧毛巾，这样就能用上力气了，再用力把叉子上的脏东西蹭掉，一定不能马虎，不能留下一点，完全干净了才算合格。客人们很挑剔，总是仔细看很久，所以一定要小心，咱们要认真点儿才行，要是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被他们发现了，老板娘就会开除你，那时候就无法挽回了。”

“什么，老板娘？”保尔十分疑惑，“雇我的人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听了保尔的话，大笑了起来，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我们这里由老板娘掌握着实权，老板只是个样子。过几天，你见到她，自然就会明白我们这里的规矩了。”

洗刷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三个堂倌每人手里捧着一大摞脏兮兮的餐具走了进来。

其中的一个堂倌，肩膀很宽，四方脸很大，眼睛有些斜视，粗声说：“加紧干！眼看就十二点了，车就快来了，你们还不快干？”

一转头，他看见了保尔，顺口问：“这是谁？”

“他呀，是新来的。”弗洛夏回答。

“哦，新来的。”他粗壮有力的手按住保尔的肩膀，一把将保尔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对保尔说：“你负责的这两个大茶炉可得烧好，保证全天都要有水，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是第一天，我暂且饶了你，要是明天还这样，一定会惩罚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他故意提高了嗓门。

保尔没有反驳，赶忙烧起茶炉来。

保尔从此在这里干了很久。第一天上班的他，干得很卖力。他心里清楚，这里是工作的地方，比家里严格，不能有丝毫懈怠。堂倌已经警告了自己，要是完不成，就会受惩罚，他在心里反复回想着这句话。

洗刷间里，保尔为了点燃炉子，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往

里面鼓风，炉子里面的炭火重新燃烧起来，火苗越来越旺。他忙里忙外，从不歇息，倒脏水、添柴、晾毛巾，样样不落。总之，安排他干的活他都能认真干完。保尔忙到深夜才离开厨房，去休息了一下。

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亚，看着刚出去的保尔，心疼地说：“瞧，这孩子干起活来真不要命，像疯了一样，他家人一定是走投无路，才打发他出来做工的。”

“是啊，真是个好小伙，”弗洛夏接着说，“不用人老催着干活，真叫人省心。”

“过两天他跑累了，就不会这么卖力了，”路莎反驳说，语气里有一丝轻蔑，“刚开始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那么卖力，之后就会越来越懈怠。”

保尔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其间没有丝毫休息，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早晨七点，来了一个有着圆圆脸蛋、稍胖、小眼睛的男孩，看起来像个流氓，来接保尔的班。保尔已经将水壶烧开了。

男孩一看，事事已经安排妥当，连茶炉也烧开了，省了自己不少的力气。他两手顺势插在口袋里，咬紧了牙，又啐了一口唾沫，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斜着眼睛用余光看着保尔，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六点，准时来接我的班。”他语气强硬，不容别人争辩。

“为什么是六点，不是七点才换班吗？”保尔问。

“谁说七点，你得六点来。要是再敢废话，我马上让你的脑袋多出个大包。你也不好好想想自己是谁，就敢在我面前摆架势。”男孩一脸不屑。

一些女工刚交了班，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事态的发展。胖男孩一脸不屑，出口不逊，于是保尔就来到男孩面前，两个人相互对视着，时间仿佛都凝固了。保尔想教训他一下，但是想起这是自己第一天上班，如果自己这么冲动，说不准会为此丢了工作，于是忍住没有动手，只是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虽然我是新来的，但是你没有资格命令我，而且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明天我就按规定七点来，要打架，我警告你，你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你想尝试一下，那就放马

过来吧！”

男孩朝开水锅的方向退了一步，惊讶地看着生气的保尔。他没想到保尔会据理力争，保尔强硬的态度让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小子等着，以后有你好看的。”他明显有些心虚，但是不情愿就这样甘拜下风。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保尔走出洗刷间，看到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太阳正缓缓地从锯木厂后面露出脸庞。保尔虽然疲惫，但心情舒畅，因为自己不再完全依赖自己的家人，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工作，谁也不能再嫌弃他吃闲饭了。

保尔走着走着，很快便看到了自己家的小房子。他的家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这个时候，妈估计已经起床了，我正好下班回家。”保尔想到这些，十分高兴，吹起了口哨，走得更快了。“看来我被学校开除也是件好事。就算待在学校，那个可恶的神父也不会让我安心学习，倒不如出来做工，还能补贴家用，现在我真想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保尔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当他打开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早上不愉快的事，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有机会一定狠狠揍他一顿。“如果不是担心被开除，我肯定立马就收拾他，让他知道知道我拳头的威力。”保尔想到这里心里已经痛快了许多。

母亲已经开始忙碌的一天了，院子里炉子上的水正在沸腾着。听到推门声，母亲急忙站起身来，走到保尔身边，问：“工作顺利吗？”

“还好。”保尔说完，朝母亲笑了笑。

母亲看上去似乎有事情要告诉自己，保尔心想，可是没等母亲说出来，他已经清楚了。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正坐在屋子里，他的背影十分结实雄壮。他原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可是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保尔心想哥哥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他忐忑不安地问母亲：

“妈，哥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哥哥昨天就回来了，而且他打算以后就在机车库找份工作，不打算去那儿了。”保尔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打开了房门，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阿尔焦姆并没有听到保尔和母亲的谈话，依旧背对着窗户坐在桌子旁。听到开门声，他转过身来，严肃地看着弟弟，像是在审问犯人。

“保尔，你长本事了，竟然敢在神父家里干坏事！真是翅膀硬了！”阿尔焦姆说道。

保尔早预料到他与哥哥的对话没有好果子吃。

保尔心想，既然哥哥都知道了，那自己一定免不了皮肉之苦。

阿尔焦姆虽然责备了保尔几句，但是并没有惩罚他。阿尔焦姆只是安静地靠在桌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不动声色地望着保尔，深邃的眼神，叫人捉摸不透，说不出是嘲讽还是蔑视。

“现在看来，你就算是大学毕业了，按理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怎么反倒去给人打杂呢？”阿尔焦姆问道。

保尔没有回答，他的注意力被地板上冒出来的钉子吸引住了。阿尔焦姆没有耐心继续等待，站起来，去厨房了。

“终于逃过一劫。”保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问了保尔班上的情况。保尔也一字不落地告诉了哥哥。

“他现在小小年纪就这样乱来，以后怎么办呢。”母亲难过地说，“唉，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哦，上帝，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

阿尔焦姆把空茶杯拿开，转身对保尔说：“行了，弟弟，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以后行事一定要谨慎，认认真真干活，别耍心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要是再被开除，我就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剥掉你的皮！你这个熊孩子，不管到哪儿，都是惹是生非，但是现在你该安分了吧。你要明白，你长这么大，妈为你操的心已经够多了。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

将来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将来才能糊口。现在你去机车库还太小，过个一年，我去打点一下，机车库或许会收你。还有，我已转回家里工作了，以后也不离开了。以后妈也不用去伺候人了，不用见到什么人都要点头弯腰了，这种气也受够了。保尔，你得为自己争口气，要好好做人。”

阿尔焦姆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身体，穿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温和地对母亲说：“我出去一会儿，有点儿事情要办。”说完，他低头走出房间，可是他突然想起自己给保尔带的礼物，就冲着窗子对保尔说：“妈妈一会儿会把我给你带来靴子和小刀交给你。”

车站食堂二十四小时不关门，工作十分繁重。

这是个枢纽站，有六条铁路从这里经过，所以乘车的人特别多。车站白天被挤得水泄不通，唯有在午夜短暂的两个小时的班车间隙，才算相对安静。这个车站每天都有几百列军车驶进驶出，穿梭于前线与这座小城之间。火车从前线运来伤兵，他们已经不能再继续打仗，之后又有一大批穿着灰色大衣的新兵被送往残酷的前线，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将来会是怎样。

保尔在食堂已经干了两年，这两年间保尔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都局限在狭小的厨房和洗刷间。这里的工作特别辛苦，二十多个人跑前跑后，忙忙碌碌，还有十个堂倌从餐厅到厨房来回穿梭。

两年间，保尔的工钱已经从八个卢布增加到了十个，而且他也长高了，身体更加壮实了。在这两年间，保尔也受到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他曾经在厨房打下手，每天被烟熏，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倔强的保尔，经常扇他耳光，可是这又使他害怕，担心保尔报复他，或是突然用刀捅他，因此又把他赶回了洗刷间。如果不是保尔干的活最多，也不喊累，力气似乎总是用不完，食堂的人早把他撵走了。

每当食堂特别忙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穿梭于厨房与洗刷间，都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他端着脏兮兮的餐具，飞速跑下厨房，

又要再跑上来，一次次地重复着。

每到安静的午夜，堂馆们会趁休息时间躲到厨房下隐蔽的储藏室里进行赌博，他们赌的是大家经常玩的“二十一点”和“九点”。保尔经常看见赌台上放着一堆钞票，对于他们的富有，保尔一点也不诧异。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人每班都会收将近四十卢布的小费，顾客们一次就会给他们一卢布。保尔很讨厌这群有了钱就赌博的人。

“这些可耻的家伙，凭什么得到那么多钱？哥哥手艺那么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月还赚不到五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仅仅干一班就能贪那么多，太不公平了。相比哥哥的手艺，他们所做的也就是简单的跑腿而已，并没有真正的本事，而且他们有了钱就只知道花天酒地。”保尔愤愤不平地想。

在保尔年轻的心中，这些堂馆们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老板一样，都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在这里服务别人，他们的家眷用这些低声下气赚来的钱在城里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天和富人们一样招摇过市。保尔有时会看到他们带来自己肥胖的妻子，还有上中学的孩子，他们和堂馆们一样，都是一副丑恶的嘴脸。他小小的心里猜想这些堂馆大概都有一些家底，或许比他们所伺候的人拥有得还要多。除此之外，他对这里发生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也习以为常了。因为在潜规则下，任何一个女工想留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就必须受那些有权势的人的支配，廉价地出卖自己的肉体。不然，她们是不能在这里长久地干下去的。

保尔喜欢挖掘生活的深处及生活的底层，去挖掘生活的本质。他渴望抛开这腐烂发霉的现在，去开拓一种新生活，可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却使他很失望。

哥哥急切地想为弟弟找个更好的环境，他尝试把弟弟推荐到机车库，可是由于保尔年龄不够十五岁，这个要求就被无情地拒绝了。保尔也在热切地期盼着自己的新生活，他向往机车库的工作，那座被烟熏黑的石头房子是他梦想中的圣地。虽然那里没有收留自己，但是保尔经常去那里找阿尔焦姆，趁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可以在协助哥哥检查车辆时了解更多的知识，还能帮助哥哥干点